



圖：林建文 設計

照片：Ok_linz

計畫實施簡介

當我提出酷兒科幻異音的概念時，我設定了一個旅程的目標：在疫情之後的世界中重新思考，並將台灣與歐洲的酷兒藝術、聲響藝術和現場藝術的新模式進行發展和交流。

儘管原本的海外計劃因疫情而受到干擾，但我卻意外地獲得了更多支持，使我不僅僅是參訪，還有更多機會參與國際藝術交流演出。這次的藝術交流主要以我今年開發的作品 " Mermaid Escape Room 人魚脫逃室 " 在三個不同國家城市的展演，包括瑞士的洛桑 FdS Festival、奧地利林茲州立美術館的 Ok_linz OÖ Kultur Performancefestival : // Hybrid Bodies，以及德國柏林的 Arkoda 獨立音樂空間和台灣派對策劃團隊 WHY PARTY 在 Fizroy 的表演派對。在這樣的計畫下，我非常幸運地有機會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表演概念藝術節，與不同的策展人交流，參觀歐洲前衛劇團的演出，體驗柏林銳舞地下文化的獨特韻味。同時，也能夠聚集來自歐洲的台灣遊子，共同支持我們的國家，這一切都讓我深受觸動。

身為一位表演藝術家和聲音藝術家，在海外藝遊的目標中，我不是要尋求快速的演出成果。這次旅程為我提供了機會，讓我深入了解每個藝術節、表演空間和美術館更甚是音樂空間的運作模式，以及身體政治的全新觀點，由於台灣關於音樂性高的表演空間相對薄弱，這次的演出對於我的藝術創作來說是極其重要的臨場學習。



圖左：於奧地利林茲州立美術館 Ok_linz OÖ Kultur 與館長 Alfred Weidinger 與策展人 Freda Fiala 合影

圖右：於瑞士洛桑 La Fête du Slip FdS 身體與多元性藝術節與表演策展人與助理合影

計畫實施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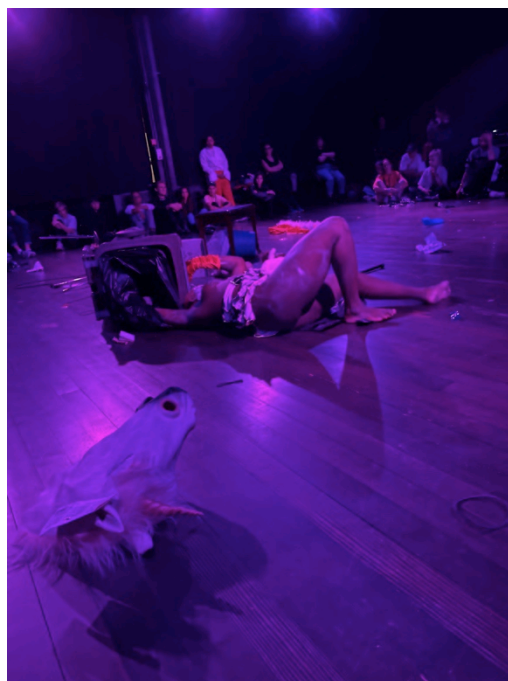
1. Mermaid Escape Room 人魚脫逃室交流 3 國家城市的各場域展演：
 - La Fête du Slip FdS Festival at Theatresevelin36

首度歐洲交流演出的 Mermaid Escape Room 便在 La Fête du Slip FdS 身體與多元性藝術節的 Theatre sevelin36 展開。這場表演是一個探索身體、性別和社會建構的奇幻旅程，融合了人魚作為後殖民科幻酷兒小說的詮釋以及逃生遊戲中沉浸式遊戲的元素。這是一個以身體轉化哲學為基礎的獨奏表演，以獨



特的方式詮釋身份、空間和時間，並創造出一種流動身體的體驗。

La Fête du Slip FdS Festival 表演節目的策展人接待我，這次的接待我覺得備受禮遇，也感覺到該藝術節的中心思想。La FdS 藝術節邀請了各界新興領域人才，有藝術家、音樂家、思想家、活動家、電影製作人、酷兒、老的和年輕的觀眾，在多學科項目下分享性別和性行為的創作，分享了愛、眼淚和辯論。自 2012 年以來，La FdS 性與性別藝術節每年都會在瑞士洛桑為非規範的、創造性的、性積極的性行為和不服從的性別認同創造一個激進的表達空間。



第 11 屆藝術情感、性別和性取向節（前稱 Fête du Slip），在洛桑舉辦，吸引了大批觀眾。從 5 月 18 日至 21 日，共有約 5000 人湧入，來自 25 個國家的 83 位藝術家展現其作品。「今年的主題是『聯繫



和根源』，這個主題在來自世界各地、充滿激情的觀眾中得到了直接的共鳴，」組織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稱，他們對這一參與度感到高興。主辦方認為，這種參與度表明了對參與性藝術作品的熱情，其節目包括媒體互動、電影、音樂、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該節目皆有不同的策展人以網狀的方式共構該藝術節。

接待我的策展人是一名年輕有為的瑞士巴西混血酷兒 Antoine Simeao Schalk



，近年在瑞士與柏林的表演策展中活躍，如蘇黎世的 Migros Museum 或是柏林的 Creamcake 酷兒藝術節等。在出發演出前的會議他給了我幾個場地選擇，我的表演通常是轉變既定形象的姿態，於是在實驗空間與劇院我選擇該藝術節主廳旁的中型劇院，Theatresevelin36，於此時我的電音樂團 Social Dis Dance 團員也來歐洲旅遊，於是原本為一人演出的節目，從行前電郵多番討論後，我希望可以在劇院裡呈現改變劇院空間的音像創作，該藝術節策展人在了解我的想法，便想辦法出資讓我可以有現場音樂與現場影像的助理呈現最理想的“Mermaid Escape Room”的現場的音像展演。



這次演出除了現場還有在場地穿梭中進行我的演出的錄像播映：「IT-ME TIME Traveller Beta 2021」

此次交流演出的概念，最需要的還是將觀眾納入演出的參與者，為的是通過跨領域表演元素的融合，我想提供獨特的藝術體驗，引導觀眾進入一個超越現實和傳統框架的世界。透過身體轉化哲學和酷兒的視角，觀眾將重新思考身份、性別和社會建構的意義。然而策展人也非常的擔心，由於他說歐洲觀眾本身就是參與度比較低，再者瑞士的觀眾是非常害羞的，我希望他們可以加入我的演出的一部分本身是困難度非常高的事情，尤其是在這樣一個典型的中型劇院。



儘管心裡的忐忑不安，但是帶著我對這個作品的信念，以及實驗交流的身體方法，我秉持著過去十年做了近百場的現場聲響藝術的即興能力，與探索流動與表演實踐，在科幻性的文本的現場創造魔幻時刻的決心，我透過舞台上的銀色太空毯創造的舞台，並將此物件分送給觀眾產出的共感，成功的將舞台的想像完全顛覆。這是我人生中目前為止在最經典的劇院演出一個掌聲雷動的表演，現場座無虛席，而且在演出謝幕的時候掌聲尖叫仍然不斷，在演出結束後，有許多觀眾前來與我致謝，他們說他們從來沒有看過也沒有想過這樣的表演，由於這場演出就是在轉換表演為一場邪典現場甚至銳舞現場，而透過將觀眾從參與者變成人魚的一份轉換儀式，在當下他們都成了人魚，從觀者變成參與者本身，那份轉變也成了一種集體共感。更有跨性的觀眾私訊問我，是否人魚為關於跨性的一場表演，也更增添了我在這份創作的對話深度！



參與這次的演出交流，整個藝術節讓我大開眼界，儘管洛桑是瑞士的法語區國家，也是花費非常高昂的國家，由於海外藝遊不是只為了表演，而是透過遊歷理解不同地區的世界觀，於此我提早去此藝術節，對鄰里的觀察感到的是瑞士人的保守，但是一進到這個藝術節，前來參與演出的團隊各式各樣皆與我的創作關注的身體政治互相輝映，我在台灣不曾見過如此多的同類，FdS 倡導大膽和開放的方式，以激進、顛覆和創意的方式處理當前話題。一直以來我以為我在做的創作是少數，而在這個

藝術節大家都不同卻有著類似的創作理念，我感覺到自己的創作終於可以在一個藝術節裡被完整的理解與接受。在為期 4 天的時間裡，整個藝術節有音樂節目、DJ 派對、表演、演講、工作坊、廣播、展覽、在線節目和電影放映。電影選擇力求突出具有高藝術品質的作品，探索獨特的色情敘事方式，並更新對身體、性別、性行為、色情和愛情關係、情感和感受的反霸權表現。該藝術節重視(後)色情，並相信它是一種強大的工具，果然能如他們所說「讓人忘掉所有無用的東西並創造新的美味經驗和參考」。

- 奧地利林茲州立美術館 Ok_linz OÖ Kultur 表演藝術節/ 混種身體



由於研究東亞藝術的維也納策展人，Freda Fiala 來臺研究時聽了我的專題，得知我今年要進行海外藝遊的計畫便邀請我參加她於 OK 美術館策劃的展覽。Freda 曾為奧地利科學院院士，研究項目探索東亞的當代表演實踐和文化網絡，旨在解決現場藝術的當代概念，並參與新媒體儀式主義的可行推測。以研究、寫作、戲劇和策展，在表演藝術，新媒體戲劇和跨文化主義的背景下工作。她曾在去年與駐法台灣策展人林人中於奧地利林茲州立美術館辦過第一屆的 perfooerm 表演藝術節，於今年正她在此美術館舉辦的第二屆 perfooerm 表演藝術節，與她討論了人魚脫逃室的概念後，她非常興奮希望我能夠將此表演作品帶到 Ok_linz OÖ Kultur 美術館。

Ok_linz OÖ Kultur 美術館前身是間學校，建築與戶外風景相得益彰，簡直就像是宮崎駿筆下的奇幻景觀，而策展人今年希望透過三組不同的演出，由知名編舞家 Claudia Bosse 的作品 Flowers,

bodies and STONES 透過一周工作坊與林茲舞蹈學院 the Institute of Dance Arts of the Anton Bruckner Private University and the Kunstuniversität Linz 學生共創，以及來自奧地利專業舞蹈團 TaNZ LINZ 以各個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獨立專業舞者集合而成的 LABO TRACES，與我的聲音身體重構舞蹈思維的演出，創造出一日的魔幻的身體藝術節。該日演出為一氣呵成的連續展演，當日的演出仍然是一大挑戰，此次演出雖為人魚脫逃室，而與洛桑演出不同，此次演出空間為戶外場域，並且有將近百坪的大小，以及表演時間為歐洲傍晚並無燈光可以創造霓虹舞廳，實為一大挑戰。由於是下午，有許多未滿十八歲的小朋友，又一次的，我的演出仍然會讓策展人也擔心我的演出是否能夠被家長接受。

原先在勘景時想要製作的場景是把廢棄的電影院掛上太空毯成為一科幻舞台，然美術館製作方認為挑高的太空毯會因風吹動而造成可能的危險，想要改變現場演出的質感又成了一件新的挑戰，在勘景現場感受思考後，我決定邀請製作我的尾巴的義大利藝術家來現場限地製作人魚的水池舞台，（右圖）讓觀眾將氣泡酒淋到我身上流入邪典水池的行為重新解構信仰與洗禮的概念。



有趣的是現場的廢棄電影院的椅子正好被拆卸，我與策展人便即興地認為這是一個很好解決現場腹地巨大如何聚焦的方法，我邀請了義大利雕塑藝術家 VVXXII 製作我的人魚尾巴以及現場人魚的變身池，這些創作也是在短短的三週內被迅速的重構。



對於美術館頂樓的場域，是否能構成與洛桑的劇場效果相同的魔幻，我們也是在純然未知的狀態，然而演出結束後，我收到許多觀眾前來跟我說，他們被這個表演給折服，非常的迷幻。也有一位專業的編舞家來告訴我，她認為我的編創表演是一個很聰明的方式，他也被我的現場轉換能量與觀眾的參與給震懾，甚至自己一開始從不怎麼想加入到玩進去表演裡面。此次的演出甚至有氣泡酒廠商致贈兩百罐給我當現場的道具。在一場不像是表演的科幻開演中，我從未來人魚帶著不同的 AI 面容，讓所有的觀眾又再次成了表演者本身。甚至有當地知名的歐洲交響樂團高層主管帶著孩子來看，他們與孩子都非常興奮，也非常喜愛我在演出給他們的太空毯。

再一次的，人魚般的魔幻快樂，海洋的那份純然透過了這場表演，儘管沒有室內劇場的燈光與巨型的影像，我再次征服觀賞演出的觀眾。策展人在策劃這場展覽時有前往洛桑看演出，她更甚認為此演出比洛桑的更加令人興奮與前衛。

她認為 Betty Apple 的“美人鯊 MerShark”表演，穿透以海洋為主題的原型故事，挑戰了“資本紀元”及其持續強調的性戀和順性別認同。這位異酷兒美人魚閃亮的鱗片裙子反應了北極的經濟成長、技術進步和消費規模。我的表演定



位於「藍色」的領域，將文化歷史置於海洋背景之下，這可視為科幻作家阿瑟·C·克拉克的觀點肯定的，也得到了一些海洋生物學專家的支持——他們認為地球應該被稱為「海洋」而不是「地球」。這讓我們有機會沉浸在古老的故事中，在社會空間關係中感受我們的情感，這位酷兒美人魚的島嶼根源就像充滿了超文化神話的振動中的閃光觸手。於此同時她也在討論此作品時寫了一篇長文，十月會在藝術雜誌上發表。



- **Arkoda Berlin and Why Party at Fitzroy Berlin**

這次的海外藝遊，我訪談 CDM 總監 Peter Krin 與其獨立音樂廠牌 Establishment Records 共同合作，在柏林音樂空間 Arkoda 演出，以及參與我們在柏林的河岸的獨立音樂空間舉辦台灣人的銳舞派對，邀請他一起演出 Mermaid Escape Room 的舞廳版本。

CDM 為歐美權威線上數位電子音樂製作媒體，駐地於柏林。帶來當代最新獨立實驗的自製音樂方法，並且推廣各種數位音樂免費而先進使用的軟體與外掛軟件，介紹世界各地有趣嶄新與專注在人權平權的電子音樂平台。於臉書擁有四萬名追蹤用戶。

而 Peter Krin 為我在 2019 年於菲律賓 W S K 與柏林 C T M 電子音樂節合辦的活動中共演相識，他是柏林知名中生代電子音樂家和數位媒體藝術家。他為 CDM Create Digital Music (創作數位音樂)進行網站媒體寫作主編，更是 MeeBlip 硬件合成器系列的共同創造者。作為數位音樂表演演講者和各個音樂表演實驗室的推動者，他曾與 TED、歐洲航天局、Sonar+D、Mutek、Gamma 等國際數位音樂藝術節慶與機構共同合作，並自首屆 CTM 柏林數位媒體藝術節以來繼續指導 MusicMakers Hacklab (音樂自製駭客實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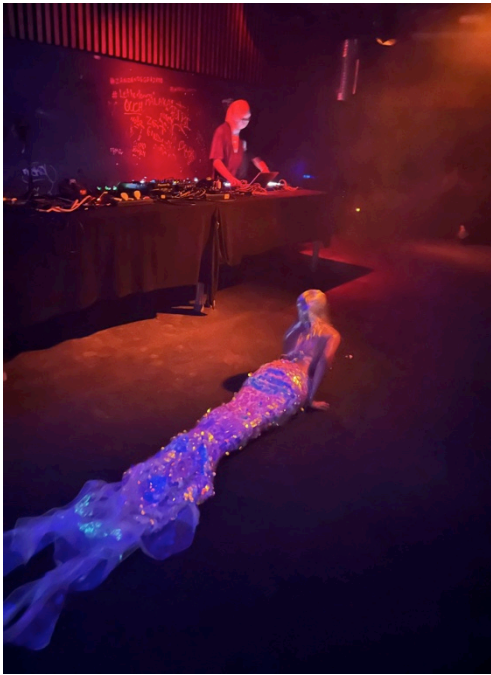
他的音樂跨越實驗和俱樂部舞廳聲響實驗，在歐洲各個著名前衛數位音樂廠牌都有發行，專注於數位音樂創作的研究，Industrial Complexx、Detroit Underground、Trapez、Wunderblock Records、Kotā Records 和他自己的 Establishment 等公司發行，從配樂音樂與現代舞和電子音樂都涉略極深。

這次參訪了他的錄音室，是在一個巨大的工廠室共有工作室空間裡的錄音室，其實並不大，但是透過與他一起即興練習演出我即將發行的音樂：Taiwan Baybe，我感覺到他對聲音的包容與赤子之心。他認為所有的實驗都是必要的，對於我們一起以表演性的方法嘗試演出他非常的支持，也製作了相關的即興



音樂專案。

在柏林的知名音樂發表空間 Arkoda 演出，現場的音場與觀眾動線都非常的舒服，是一個專門給非典型舞曲音樂的表演場地。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因為我們選擇的表演時間為週日，週日通常在柏林知名舞廳 Berghain 都會有很棒的音樂人演出，當日我們邀請的歐洲朋友有大部分還是選擇去 Berghain，這也證實了柏林為跳舞派對之都，相較其他藝術節的熱情，單場舉辦音樂活動其實競爭相當激烈，不過此次的音樂演出來了許多搬到柏林的台灣朋友，



深受感動！我彷彿在柏林舉辦了一場同鄉會！

在海外藝遊回台前，幾個在台灣辦表演派對 WHY PARTY 的好友剛好都在柏林，遂想可以把台灣的派對文化與音樂藝術思維帶到柏林交流，便租借了柏林的河岸舞廳辦了一個台式的白趴一場 Why Party，這場演出我也把 Mermaid Escape Room 帶進了派對，在派對的中間我們在深夜時段進行了一個前衛身體性的演出，並邀請了 Peter Krin 的製作科幻鐵克諾聲響共同語我的表演即興，而此次的演出由於就在河岸旁，特別適合人魚的沈浸式營造。現場再度的創造另類深夜的 Mermaid Escape Room 版本，與舞廳觀眾融為一體的氛圍。

演出結束後，能夠得到銳舞派對觀眾的迴響是非常難得的，他們告訴我對於能夠在現在的舞廳或是銳舞派對看見這樣的表演他們深



深感謝（表演被感謝真的會非常感動）。並且這也實現了我從銳舞文化精神討論關於一個場域的舞幻之姿，如何讓觀眾不再置身事外，而成為該演出該派對的一部分。讓他們在離開時，被一場音樂與表演的身體共感洗禮，一個來自未來的人魚，帶著非典型的身體，在歐洲的三個空間實驗了酷兒性的身體。

2. 參訪前衛劇團 Motus 的作品 Tutto Brucia 巡演於 挪威 RIMI/IMIR SceneKunst (RISK)



Motus 莫圖斯前衛劇團 是由 Enrico Casagrande, Daniela Nicolò 於 1991 年在 Rimini 成立，莫圖斯前衛劇團成立於 1991 年，曾獲三座義大利戲劇界最高榮譽「烏布獎」，並堅持不做任何劇院的委託製作以及駐館創作計畫，讓藝術創作擁有真正的自由和真誠，是他們 25 年來不變的理念。他們的表演結合戲劇、肢體、裝置和影像，更舉辦了研討會和演講，並參加許多跨領域的活動。該團隊更獲得無數獎項，包括三項 UBU 獎和其工作獲得的著名特別獎。以其肢體與情感渲染表演現場，其創作致力於消除各種可能的界線，自國界、文化、性別到藝術形式並聲張當今最嚴峻的議題。Motus 在世界各地演出，從紐約的 Under Under Radar 到蒙特利爾的 TransAmériques 音樂節，溫哥華的 PuSh Festival，智利的聖地亞哥，米爾的 Fiba 音樂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 Fiba 音樂節，澳大利亞的 Adelaide 音樂節或台北藝術節以及整個歐洲的藝術活動。並為 Santarcangelo 藝術節 2020 的節目策劃總監。

由於我參與他們上一屆在 Santarcangelo 藝術節的線上演出，一直很想看他們在疫情之後如何發展前衛戲劇，身為劇場出身的我，非常期待看他們怎麼處理身體與聲音的後現代劇場，這次很幸運的在海外藝遊的過程他們受挪威的獨立劇院現場空間 RIMI/IMIR SceneKunst (RISK)邀請演出以及駐村，進行他們新的以賽伯格理論探討由英國女作家所寫的科學怪人的演出，我便有機會能到挪威斯塔萬格參加他們的 Tutto Brucia 製作演出。



斯塔萬格是一個非常美麗無垠卻寒冷的城市，與台灣完全相反。當我去看戲的日子正好是他們的聖靈節，店家幾乎都休息，雖然是初夏天氣仍然嚴寒，他們的劇院外有挪威獨特的海岸桑拿，我也有機會和劇院演員與技術人員一起在天然的桑拿感受嚴寒的天氣，從熱桑拿跳到冰海水的特別時刻。



關於「Tutto Brucia」這齣戲，是對歐里庇得斯的《特洛伊的女人》的改編，通過 Jean-Paul Sartre、Judith Butler、Ernesto De Martino、Edoardo Viveiros de Castro、NoViolet Bulawayo、Donna Haraway 等人的文字。哀悼傳播在那個黑色的地中海之間，這個地中海 –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 是殖

民歐洲的征服、遷徙和流散的背景。在一個空蕩蕩和扭曲的空間的廢墟上，被灰燼和海怪的屍體覆蓋，一切都已經發生，激發了根本性脆弱性的問題。赫庫巴 (Hecuba) 的破碎身體，卡桑德拉 (Cassandra) 的先知之詞，看到了超越終結的東西，波利克塞娜 (Polyxena) 的幽靈般的哭聲，安德羅馬切 (Andromache) 對死者的召喚，海倫 (Helen) 遭受的暴力，最脆弱和無助的身體，小孩阿斯蒂阿納特 (Astianatte) 的身體，都為最脆弱和易受攻擊的主體發聲。以及包圍著他們/我們的幽靈。演出時整個劇場被無盡的土給覆蓋，剩下的是主角 Silvia 與酷兒製作人 R.Y.F. (Francesca Morello) 在平行時空中像是一人歌隊般的互相交織，雖然有著歌唱與文字，但是演員鮮少發出人類的語言，但是在歌唱中是黑暗的，你只看見主角拖著日光燈管在土地上攀爬，而當這文字出來：「我為那些在戰爭中喪生的兒子而哀悼，為那些被奴役的婦女為失去的自由，哦，親愛的生靈，回來吧，來吧，來吧，帶我們離開吧！」我便忍不住地流下淚水，也許是近年的戰爭與國情，這部戲讓 Silvia/Hecuba 低聲細語著這些話語，同現場音樂歌聲交織在一起，Stefania 用一把農夫鐮刀划破了空氣，就像南歐集體哀悼儀式中已消失的儀式一樣。



Motus 丟下這樣的問題，這個演出在他們排練的時候，正值疫情來臨時，那最黑暗無光的感受正式這齣戲的能量，充滿著預言也正驚悚著現世。看完這齣戲時，我深深受震撼，但是心裡對於劇場的能動性，也就是我對於劇場的延展可能的前衛性，也身受影響。不只我，大家看完演出都紛紛的不能說話。

這個劇院的 Bar 臺是個吧的空間，也會邀請各種前衛的聲響製作團隊與劇團來演出，劇團人員都是一起住在劇院這個空間，有時讓我分不清，戲裡戲外的戲。在挪威是一個非常適合觀看這齣戲的地方，出了劇院仍感受過人的寂靜天際以及海洋的湛藍透徹，看著劇院對面的一座工廠，



心

裡不斷想著 Motus 提問：

從未像現在這樣，哀悼似乎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政治問題。

哪些生命重要？什麼使一個生命值得哀悼？

正是通過痛苦，悲劇場景中的主人公在物質上發生了轉變 – 他們變成了不同於自己的東西：母狗、石頭或流水，處理了遭受的暴力。這種變形為其他可能的形式敞開了大門。

並書寫了未來的世界。因為世界的終結只是一個世界的終結。

3. 身體政治的 DJ 參訪表演 Sweat and Glitter, Lucha.lub

在瑞士洛桑演出時，由蘇黎世的情色電影節 Porny Days•Film Kunst Festival 舉辦的性積極夜晚邀請我去蘇黎世的 Sweat and Glitter 放歌，Porny Days 這是由酷兒，女性為組織的團隊，他們認為色情作品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除了性喚起和明確的表現之外，它還可以作為一種藝術表達，對社會的批判，以及一種抗議行為。旨在促進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色情內容和性工作在公平和自願的條件下創作。支持對性慾進行藝術、活動和次文化的描繪，挑戰和重新詮釋社會規範。一些性別身份和性取向仍然受到污名化、審查影響。致力於改變這一點，為廣泛的愉悅提供了一個空間。

該電影節雖然並未開始，但他們會定時舉辦跳舞活動 Sweat and Glitter 讓社群得已持續性地有表演性的活動。如這次他們邀請我去的夜晚，他們認為性慾的驅動微妙而親密的，始終在運動，並受到其所處的時代和文化的影響。這意味著更接近自己和他人，參與關係和身體接觸。在我們性慾的自由表達中，沒有界限：每個身體都有性慾的能力，都應該有自決和自治的權利。在兩個或更多人之間的身體交流中，同意是前提。



對於這個演出，我感覺到的是性積極的力量，對身體慾望的權力慶祝，當我撥放完音樂時，許多女性都前來與我致謝，說我今晚是她們最棒的 DJ，在音樂的引導中，身體的能量是否能夠正面釋放，都是非常具有身體政治的樣貌，這在台灣目前是少見的，也是令我大受啟發的一場活動。

提到我參與的這場表演，此行在歐洲同時演出與參與的，有個表演讓我深感啟發。這也是在台灣的酷兒性表演實踐較少見的，為 FdS 的另一場現場演出：Lucha.lub.

這是一個全新型的女性與酷兒的身體競賽表演，有著瘋狂激烈的 DJ 現場放歌，配上 2 人至多人於以潤滑液填滿的大水池，如摔角表演，如性愛演出般的重置所謂的父權社會的暴力運動，以酷兒的方式反轉其身體在舞蹈般的互鬥愉悅徜徉。同時將之直播放映於現場，在這魚水之歡般的競技，參與的通常為表演藝術家，這場演出裡，我感覺到彷彿是我的分身般的！在這個藝術節的歡慶下，我感覺到自己的表演是充滿力量與有藝術革命性的美好。

整體效益

這次計劃讓我有機會探索新型態的酷兒當代展演，並在演出後與其他藝術家和策展人交流。而交流讓我發現我的創作是有許多同類甚至可以是當今前線的身體聲音創作脈絡。在表演時感受大為驚奇，我不需要去解釋為什麼做這些事，反而是觀眾（各式的觀眾，不論是藝術圈的表演圈的音樂圈的）都能夠清晰地告訴我們所看見的現場哲學以及為何而震撼，如何與我的現場創作連結。同時我清楚地看到了與我有相似創作脈絡的藝術家和策展人的思維方式。除了不同場域的展演中獲得了來自歐洲觀眾的直接正面反饋，當地媒體報導和歐洲策展人社群的積極反應進一步支持了我的表演。策展人撰寫的論述為我的演出提供了更豐富的背景。參與演出的過程中，我獲得了林茲美術館館長（圖右）的邀請，先行進行了該美術館的考察和參觀。這次與歐洲美術館館長的直接交流也讓我深感榮幸。讓我確信我進行台灣後殖民科幻文本的表演是前瞻性的藝術展演。



這趟旅程充滿了挑戰，兩個月的時間彷彿是一年的歷程，如此不同的文化交流經驗讓我深刻體驗到每個地點都有獨特而與台灣文化截然不同的元素。透過難能可貴演出機會也讓我看到了從不同階段性演出中發展出新創作文本的可能性。也讓我更加了解了我的作品在歐洲當代表演場景中的反應。尤其「酷兒」、「科幻」和「聲響」等主題在現今西方社會和我的創作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從這樣的實驗交流，我獲得了對於疫情後的現場藝術，聲音和身體運用方法，以及酷兒科幻文本在非典型表演方式中的成功運作的更多理解。讓我看到了台灣在這方面的可以增長的地方，更激發了我對未來創造新的多面向之現場藝術體驗的渴望，不僅僅以台灣為寶島基石，以及如何放「演」國際。

綜合檢討

這次的海外藝遊已經堪稱為個人負荷超載的海外藝演，由於都是一人作業，儘管每一場地都有其他接待，但是在準備的每一場都是完全不同的場所，演出也需要隨之調整，為了達到相同的演出質地，我覺得身體已經不堪負荷。我在第 57 天寫了以下的隨記：

「我真的很愛表演。

這個愛，是個瘋狂的試鍊。夜深人靜時，家人開始勸退時。你被膚淺誤解時。一人分飾 10 角就是 performance art ~ ~ ~

表演，內容，服裝，化妝，道具，音樂，器材線，面對觀眾，行銷，為了演出一再超支預算，對抗自己要跨越的資本主義的重覆。永遠不同的場地你都要再次的開始。

這些都是我為了愛的努力付出。

自己白手起家一路建立的人脈與舞台，沒有身世背景但幸運的是有真心的朋友在我旅行演出這麼多昂貴的城市還有溫暖的家可以被寵愛。

但，為了生存與理想，2 個多月的獨身馬拉松。這十年畫了千次妝都沒事。不曉得是哪個環節崩潰了。這趟藝遊，上次發生在演出的時候。臉腫爆，今天更嚴重，身體揍了我兩拳賞了 3 巴掌。可能他也知道他想要有個升級的休養過程。

不，我當然知道。要休息。但也更感受到，我自己對我自己有多麼重要。」

身為以多媒材與現場演出的藝術家，由其非劇團式的參演過程，又同時需要音樂場控，如果還貪心想要影像燈光，那麼這一切的前置討論都會跟現場藝術的隨機性有所打架。更甚如果需要在不同國家之間飛行演出，我在這趟發生的事情就特別需要謹記，是突如其來的嚴重過敏。甚至連上妝都非常困難。



這次演出最嚴重的狀況，就是我兩個月期間，從來不曾發生的臉部過敏，在歐洲發生了，儘管吃了藥控制仍然時好時壞，嚴重的時候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生了重病。此事回到台灣就不在發生，有許多人說可能是因為花粉產生的過敏，然而身為表演者對於身體尤其是臉部這麼重要的工具產生問題，真的會有天崩地裂的痛苦。這是在此海外藝遊身體產生精神壓力再回饋到精神的問題。在瑞士洛桑由於語言不通的關係，進劇場與燈光和聲響影音技術人員的對話顯得非常雞同鴨講，但是透過他們專業的演出管理技術，對於我們所進行的音像技術能夠在半日之內讓我可以順利進行燈光與視覺的同步彩排，以及現場聲響與麥克風的調正，只是能夠彩排的時間短促，讓我在準備表演時壓力劇增，這對於我在日後演出需要進行的調整仍然有待加強，儘管是現場藝術的彩排，都需要更多天的測試才能夠應對可能的突發狀況。

在林茲的演出演出雖為人魚脫逃室，演出空間為戶外，有將近百坪的大小，以及表演時間為歐洲傍晚，實為一大挑戰。最重要的事在演出的前兩週，本來以為藝術品可以透過貨運公司少了飛機運行李的延遲可能，希望透過美術館運送的人魚尾雕塑裝置在貨運司機前來領取的三天，報警說藝術品被偷。這真的是史上最離奇的演出緊急事件。我也面臨到特殊的作品需要在現場展出，運送的重要性。幸好原本幫忙製作的義大利藝術家他有時間可以飛到林茲再度重製，但是這樣的突發事件也讓我學習到，對於今日獨立藝術家旅行巡演的機制，是不能夠像是自由市場的 DJ 或音樂人或是展覽的緊鑼密鼓安排。或是如果想要達到效果，的確需要增倍各個工作人員，才能使當日演出順利進行。

